

程會昌簒

文

論

實

詮

葉紹鈞題



文
論
要
詮

程會昌編

開明
書店

殷序

寧鄉程君千帆，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器識遠到，今之疎雋士也。初，余與論交都門，傾蓋相得，歡若平生。時君之年甫踰弱冠耳，而才思風發，跌宕文史，固已往往使老宿驚眙矣。既而相習，知君學有本原。叔祖子大先生，參南皮、張文襄公幕，文采風流，世所知爲「十髮居士」者也。尊公穆庵先生，寢饋宋賢，揚葩吐芬，亦以詩名天下。君承其家世，好學深思，故所造躋離衆絕致，匪偶然已。君有目錄學叢考，早行海內，闡微抉奧，蓋多發前人之所未發。丁喪亂來，竄身四處，幸復集於恭州。遭時困厄，而相與談藝不絕，或高吟抵掌，未嘗以俗情滯方寸間。其後教於上庠，述文論要詮，采攬先士茂製，如陸士衡、劉子玄、章實齋，以逮餘杭章君、儀徵劉君之作，用以垂範後昆，懸之墀臬，分上下卷，錄篇十。謹取而約守，弗以夸目尙奢爲也。所爲疏通證明，條貫詳覈，如恐有遺，足當先正之功輔而無媿。其文朗暢該洽，杼機獨具，非下士所敢望。都二十餘萬言，善哉其能之也！世衰學弊，莠言亂

眞文學之業，久夷泯廢。彼浮夫近士，騁辯騰說，稗販譎誑之云，何適非然。叩其胸中之造，無有也。士不悅學，苟簡是安。以耳代目，厥類不尠。若其游心墳典，澄思眇慮，以爲論議，求諸今日，罕同麟鳳。詎非揚氏所謂「彫鋌穀布亡，於時文則亂」者與？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乃君之爲，抑亦剝極必復之龜坼邪？方君具稿，不以余爲寡昧，先使咸觀覽之。歎其撥煩除穢，斟酌飽滿，大爲承學省功力。烏乎！不有君之才之美，又奚能爲役？世有達者，當審辨之也。既付剞劂，趣勉一言。余不勝鳧藻，因綴述曩昔所蓄而題其端焉。民國三十二年癸未秋七月，鄆縣殷孟倫石臞序。

自序

通論文學之作，坊間所行，厥類夥夥。然或裨販西說，罔知本柢；或出辭鄙倍，難爲諷誦。加以議論偏宕，援據疏闊，識者病之。頃適講授及此，因輯往哲雅言，釐爲二卷，附之箋疏，以詔承學。篇各標目，用見旨趣；別施按語，聊備參稽。諸家舊注，頗事甄采。其異同損益，不更別白。以原書具在，繁穠可省也。雖事等胥鈔，而語必典則。持較自仗偏頗，供人喜怒；或巧言亂德，阿時取容者，諒有閒焉。若夫舍人文心，藝林琛寶，文術鈴鍵，以其首尾一貫，割裂爲嫌。今所撰次，蓋未及云。壬午秋，寧鄉程會昌識。

目次

殷序

自序

卷上 概說

文學總略

(論文學之界義)

章炳麟

..... 一

詩教上

(論文學與時代)

章學誠

..... 二元

南北文學不同論

(論文學與地域)

劉光漢

..... 四四

文德

(論文學與道德)

章學誠

..... 六七

質性

(論文學與性情)

章學誠

..... 七三

目

次

卷下 製作

文賦 (論製作與體式) 陸 機 八四

詩教下 (論內容與外形) 章 學 誠 一〇三

模擬 (論模擬與創造) 劉 知 幾 一二五

敘事 (修辭示例) 劉 知 幾 一二九

古文十弊 (文病示例) 章 學 誠 一五五

後序 一七七

文論要鈐識語 (附錄) 張 滌 華 一七九

卷

上

文學總略 章炳麟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

文學一詞，先秦已有。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墨子非命篇：「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

道也。荀韓諸子書亦有之，而其範圍至廣。蓋一切學術或文化皆屬焉。今此所指，則爲文字著於竹帛之法式。其封域專於先秦，而修於近世抒情美文，乃爲文學之說。數語蓋開宗明義也。

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言文，言

其采色發揚，謂之彰。

說文：「彰，敝也。」段注：「有部，敝有彰彰也。」是則有彰彰謂之彰。彰與文義別。凡言文章，皆當作彰彰。作文章者，省也。文訓遺畫與彰義別。又「彰」多毛飾畫文也。徐鉉曰：「毛髮繪飾之事。」彰从彡以表繪飾，故云采色發

揚，以作樂有闕。

說文：「闕，事已閉門也。」禮記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闕。」鄭注：「闕，終也。」

施之筆札。

說文：「札，牒也。」中庸鄭注：「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札，木簡之薄小者也。

謂之章。

「章，樂竟爲一章。」

音十，十數之終也。」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

段注：「錯，當作造。造畫者，造畫之畫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

樂竟爲一章。二彰，敝也。三彰，文彰也。

此釋四名爲義各別。彰彰義主繪飾，故非文學之本概也。

或謂文章當作彰彰，則異議自

此起。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說，引見上。

傳曰：「博學於文。」

禮記曲禮孔疏：「傳謂傳述爲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論語即此類書，故謂之傳也。引句見雍也篇。劉寶楠正義曰：「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

不可作彰。雅曰：「出言有章。」

語見詩小雅都人士篇箋曰：「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

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專在竹帛，諷

誦之間。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

見論語泰伯篇。劉寶楠正義云：「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故尙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復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

云：『黃綽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舜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蓋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

分，謂之文。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馬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八風從律，百度得數，謂之章。**」「八風從律，禮記樂記。」

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疏：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姦惡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矣。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謂晝夜百刻。皆明晝夜不失其正，故度數有常也。從律得數，所謂樂也。

文章者，禮樂之殊稱矣。其後轉移，施於篇什。陸德明毛詩釋文：「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原注：『儒編爲一卷名之爲什。』此篇什之義。」

太史公記博士平等議曰：「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林列傳。」

此寧可書作彰彰邪？「意謂博士之議文章，以指詔書律令，卽由禮樂轉移施於篇什者也。此故非主采飾，而亦稱文章，則不得書作彰彰字也。」**獨以五**

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尙書皋陶謨：「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注：『鄭康成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

宜作彰彰。然古者或無其字，本以文章引伸。「彰彰之於文章，乃後起字也。」**今欲改文章爲彰彰者，惡**

乎沖淡之辭，「荀子非十二子篇：「神禪其辭。」楊倞注：「當爲沖澹。」**而好華葉之語，**「論衡趙奇篇：「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違書契記事之本矣。」**「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故書契者，始於記事，非本以采飾也。」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晉不能難，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蓋謂不能舉典禮，非欲苟潤色也。「傳載：『鄭子產獻捷於晉，我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也。」」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窺我姻親介恃楚紫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遇我是以有往爭之肯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隱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懼不戰而必大懼天誘其衷啓敝邑之心陳其知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管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杜注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管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王莊伯不能詰蓋其對問之辭悉微故實據舊章所謂舉典禮也論語憲問篇東里子產潤色之廣雅釋詁潤飾也易所以有文王者梁武帝以爲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

陸德明周易釋文一言梁武帝云是文王所制庸俊國故論衡疏證曰案此非謂文王作此文言也謂此名爲文言者以易是文王所制孔子贊易因名文言也宋以前無疑十翼者陸氏語簡故此引而釋之云爾非矜其采飾也疏一文

言者是夫子弟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門戶邪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莊氏云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非是文飾華采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夫命其形

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論語八佾篇素以爲絢兮劉氏正義曰素以爲絢當是白采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

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凡彰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彰此謂文彰義別而文者大名彰者小名舉大則可以該小舉小故無以包大也是故推論文學

莊子徐無鬼篇可不謂有大揭掩乎注發揮商量也以文字爲準不以彰彰爲準以上駁段氏說今舉諸家之法商訂如左方訂平議也

本節正名以下辨義

論衡超奇云隋志雜家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今存超奇其篇名也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

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文心雕龍書記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

者爲鴻儒又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漢書鮑宣傳自武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沛郡則唐林

卿位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又谷永傳：「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少爲長安小吏，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闕，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據史：蓋二人皆善奏記。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

適有不解者哉？王引之經傳釋詞：「適猶是也。」呂氏春秋晉時篇曰：「王子光見伍子胥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言是吾所甚惡也。劉歆與揚雄書曰：「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適于雲撰意之秋也。」言是子雲撰意之秋也。

又曰：「長生死後，會稽周長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亦見超奇篇。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錄諫讓札，並云：長生名樹，見北堂書鈔引謝承後漢書，范曄書無傳。州

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說文：「徵召也。」玉篇：「詣至也。」舉奏無吏，故朝廷屢召至而面詰之。文軌不尊，漢書賈山傳：「軌事

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文軌即文之法度矣。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不足與長生比類也。又曰：

「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

匈中之造。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即今史記。又諸子略：「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原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諸書並自羣籍采掇而成，非由意出而不假取於外也。匈，胸古今字。若夫陸賈、董

仲舒，漢志儒家：「陸賈二十三篇。」又：「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家：「新語二卷。」陸賈撰。又：「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家：「新語二卷。」陸賈撰。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此所謂胸中之

造也。然而淺露易見，四庫總目陸賈新語提要曰：「今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于修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餘皆以孔氏爲宗。所援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黃震黃氏

日鈔曰：「自季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于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歟。」是二子雖精於持論，而其旨仍衍儒言，王氏學不純備，意在訂譌貶俗，一空常談，故譏其淺露易見也。參下南北文學不同論引史通自敘篇評論

衡觀讀之者，猶曰傳記。此云傳記，猶言短書，古制書體卑則策短，傳者專之假借字，專訓六寸簿，並詳後。陽城子長作樂經，隋志經部樂類：「樂經四卷。」不著撰人。王謨馬國翰輯本均以爲即

子長作，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漢有諫議大夫陽成公衡。」桓譚新論：「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爲講樂祭酒。」（又別一引云：「爲典樂大夫。」）揚子雲作大玄經，漢書揚雄傳：「雄好古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

用心于內不求於外于時人皆留之唯劉歆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漢志儒家人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原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隋志儒家人揚子太玄經九卷又別本或作十卷

造於助思孫詒讓札濫「助當爲妙形近而誤上文云「妙思

自出於胸中也」

極宵冥之深

淮南子道應篇「四窮宵冥之黨」

非庶幾之才

易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疏「言聖人知幾顏子亞聖未能知幾但殆近庶幾而已」

不能成也

論衡對作篇「陽城子張作樂揚子雲作太玄是二經者卓絕驚耳」

桓君山作新論

後漢書桓譚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諳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

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

甲者子午之始爲甲猶言居首矣論衡定賢篇「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之論

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旨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又案書篇一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實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意皆同

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

呂氏春秋愛類篇「名曰鴻水」注「鴻大也」

故有嘉令之文

爾雅釋詁「嘉美也」詩凱風「我無令人」箋「令善也」

準此文

與筆非異塗

辨義者文筆之論此舉論衡以明漢時文筆無別也

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爲主自是以上乃有鴻儒鴻儒之

文有經傳解故諸子

解故者漢志尙書家有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又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解故連文本之黃以周讀漢書藝文志曰「漢儒注經各守義例故訓傳說體裁不同故訓者疏通其文義也傳說者徵引

其事實也故訓之體取法爾雅傳說之體取法春秋傳此云解故則漢書實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王先謙補注「沾沾自喜猶言通指故訓傳說司馬子長迄桓君山之作漢隋兩志分隸諸科具見前彼方目以上第唐書選舉志「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爲上第」非若後人擯

此於文學外

後漢書趙壹傳「爲鄉黨所擯」注「擯斥也」

沾沾焉惟華辭之守

漢書實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王先謙補注「沾沾自喜猶言謂認自得」莊子列禦寇篇「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惟

華辭之守者若阮元之徒是也其書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曰「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又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

立意爲宗，皆于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
所云翰藻，卽是華辭。阮氏持狹義之文學觀，詳下。

或以論說、記序、碑志、傳狀爲文也。

此謂姚鼐之徒，姚氏古文辭類纂有論辨書說序跋贈序碑志傳狀

諸類，而所甄錄亦不及羣經子史，與蕭選同科。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曰：「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蓋又病姚氏之狹，而思所以廣之者也。

獨能說一經者，不在此

列。諒由學官弟子曹偶講習，須以發策決科。

詩何人斯：「諒不我知。」箋：「諒，信也。」漢書轅布傳：「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師古曰：「曹，輩也。」法言學行篇：「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

可乎？」曰：「可。」或人啞然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漢書儒林傳：「太常學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蓋漢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之制如此。

其所撰著，猶今經義而已。

日知錄：「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格。成化二十三年會試，乃以反正虛實淺深屬立格八股之制，實始於此。」

是故遮列使不得與也。

說文：「遮，遮也。」玉藻鄭注：作列，本節論魏晉以前，文與筆非異塗。

自晉以降，初有文筆之分。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史傳言文筆始此。

范曄自述其後漢書曰：「文患其事盡於形，

情急於藻，義牽其旨，

文心雕龍事類篇：「事類者，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又體性篇：「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此義字卽作事義解，謂用事不當，則反牽動其本旨，使鬱而不明也。

韻移其意，政可

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

下云：「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卽釋上語原略去。

手筆差易，文不拘

韻故也。

先師蘄春黃先生云：「二句當作『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韻故也。」脫於字。」范語見宋書本傳獄中與諸甥姪書。此論文筆別異，並及其難易也。

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

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

見總

然雕龍所論列者，藝文之部，一切並包。劉氏書前二十五篇自原道徵聖而外，皆以文體標

目，除論文筆而外，又有宗經正緯史傳諸子，是藝文之部，一切並包也。

是則科分文筆，以存時論，故非以此爲經界也。孟子滕文公篇：「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岐注：「經亦界也。」

黃先生文心雕龍總術篇札記曰：「案彥和云文筆，別目兩名自近代，而其區敘衆體，亦從俗而分文筆，自故明詩以至諸體，皆文之屬，自史傳以至書記，皆筆之屬，然彥和雖分文筆，而二者並重，未嘗以筆非文而遂屏棄之，故兼駭衆製，明其體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斯所以爲籠罔條貫之書。」

昭明太子之序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貴。文選序歷舉不

選羣經子史之意，其言曰：「姬公之籍，孔父之書，卽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諛辯，士之端冰釋衆，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

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讀論之綜緯，辭采，序述之錯

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此爲哀次總集，自成一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隋志集部總集類敘曰：「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

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擊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采摭孔翠，芟繁蕪，自詩賦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羣奧而取則焉。」此總集之作，所以囊括別集，采厥精英，其體例由來如此也。

篇曰：有內篇二十一卷，言神仙事，在道家，今均存。一陝見之徒，陝今通作決區區執一，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

深美之言。文心雕龍諸子篇：「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眞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史記趙世家：「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

音亡國之音也。均龍章於素質。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表龍章於裸壤。」斯可以箴矣。原注：世說文學篇注引惠帝起居注曰：「裴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辭精富。」

此卽崇有二論也，世說又言：「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道林）語，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又云：「支道林通莊子漁父篇，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是皆名理之言，諸子之鼓吹也，而以精富才藻爲目，足知晉時所謂翰藻，正在此類。」按此引世說以駁昭明，但

以文采爲翰藻之說也。王支事亦均見文學篇。且沈思孰若莊周，荀卿，翰藻孰若呂氏，淮南？諸子書名理精湛，無過莊荀，文辭美富，無過呂劉，昭明若但以沈思翰藻爲選文準繩，則此類

正當入錄，而乃屏之，可見總集之不及羣經，子史固難以此爲言也。總集不撫九流之篇，漢志諸子略，儒業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

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所謂九流，卽諸子也。格於科律，固不應爲之辭。總集既據別集以成書，如隋志所

宜總集之不及此其科律也，昭明不達此義，乃反以沈思翰藻爲說，則是從而爲之辭也。孟子公孫丑篇，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趙注：「順過飾非，就爲之辭。」誠以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衆，

魏都賦注引廣雅曰：「猥衆也。」寧獨諸子？若云文貴其彰邪，未知賈生過秦，魏文典論，同在諸子，何以獨堪

入錄？文筆之分，或以有韻無韻爲言，如劉說，或以文貴藻績宮商，如范說，持衡齋選，則篇章既多，無韻之作，諸子無彰者，固未可

云以文筆區分矣。過秦典論在諸子者，漢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姚際恆古今僞書考」，「隋賈子十卷，唐志卷數同，隋始加新書之名」，

文選李注引應劭曰：「過秦論，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隋志儒家，一典論五卷，魏文帝撰，「文選有典論論文，乃諸篇之一。」有韻文中，既錄漢祖大風之曲，「文選漢高祖歌并序云：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

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卽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文選古詩十九首李注：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

疑不能明也。」而漢晉樂府反有慙遺。以郭茂倩樂府詩集與文選相較，知所遺者多矣。經傳釋詞：「慙，且也。哀十六左傳：『昊天不弔，不可明也。』」而漢晉樂府反有慙遺。慙遺一老倅屏余一人在位，杜注曰：「慙，且也。」王肅注家語終紀篇同，「反有慙遺，猶言且反

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低昂爲主，獨取文采斐然，足耀觀覽，又失韻文之本矣。韻有

之文，基本在節奏，故以樂府爲主，其次徒歌，其次吟誦之作。是故昭明之說，本無以自立者也。原注：「晉書樂府傳：『請文選錄及但資吟誦之十九首，而樂府反有慙遺，故曰失本。』潘岳爲表，便成名筆，」成

公綏傳：「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張翰傳：「文筆數十篇行於世。」曹毗傳：「著文筆十五卷。」王珣傳：「事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策諡議皆珣所草。」南史任昉傳：「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詳此諸證，則文卽詩賦筆，卽公文，乃當時互語。阮元之徒，猥謂體語爲文，單語爲筆，任昉徐陵所作，可云非體語邪？考文筆之名，雖自晉已有，而其別異則迄清始明。阮元主學海堂，嘗以此題課士，諸生梁國珍、劉天惠、侯康等，各爲文筆考，其子阮福又擬文筆對，近世儀徵劉先生申叔復作文筆詩

筆詞筆考。文畦筆畛。乃判然無餘蘊矣。詳其事較不外三端。一者文爲詩賦。筆是公文。如上注舉證是。二者文有情采。筆無情采。如范曄說是。三者文有韻筆。無韻如劉勰說是。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一風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章。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蕩。劉君中古文學史云。今以宋齊梁陳各史傳證之。知當時所謂筆者。非徒全任質素。亦非偶語爲文。單語爲筆也。蓋當時世俗之文。有實直序事。悉無浮藻者。如今本文選任昉彈劉整文所引劉寅妻范氏詣臺訴詞是也。亦有以語爲文。無復偶詞者。如齊世祖敕督安王子懋諸文是也。然史傳諸云。文筆詞筆。以及所云長於載筆。工於爲筆者。筆之爲體。統該符檄。奏表。啓書。札。其彈事議對之屬。亦屬於筆。史策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韻者。皆晉宋以來所謂筆類也。凡此皆羽翼范書。同符章說。而不合於昭明選序之所論也。本節論自晉以降。雖有文筆之分。然昭明選集。非可據以爲說。

近世阮元，以爲孔子贊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儷爲主；又牽引文筆之說以成之。阮氏文言說曰：「許氏說

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按駢散之與文筆，非即一事，餘杭儀徵二君論之已詳，阮氏意在爲聲偶之文爭正統，故援附文言爲其論據之資，又於文韻說諸篇推而及於文筆之辨，一若麗辭即文，散錄即筆者，故此謂爲牽引也。文言非矜采飾，見前。

夫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阮氏文韻說曰：「福閣曰：『文心雕龍云：今

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脚韻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脚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卽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脚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韻者卽聲音也